



試論清代小説中的女性詩社：
以《紅樓夢》和《瑤華傳》為中心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0-05-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544

试论清代小说中的女性诗社

—以《红楼梦》和《瑶华传》为中心—

顾春芳

有清一代，被称为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滥觞期，各种各样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一部分小说中比较注重描写女性之间的交往，而这些交往则主要是以她们之间的诗词酬唱为主。本文试图通过对《红楼梦》¹与《瑶华传》²这两部小说中的有关这方面描写的分析和研究，来说明当时的女性通过诗社活动来追求个性解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开始觉醒的一种表现。同时因为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男性，所以也反映了一部分文人对男女平等思想的提倡。本文之所以以这两部小说为中心，主要是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都有女性结成诗社的描写；其次是这两部小说并不是同一类型的小说，《瑶华传》是属于神魔小说一类的，而《红楼梦》则属于社会人情小说一类的，而这两类小说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抑或是当时一部分文人们的共同认识。从总体上看，《瑶华传》在这方面的描写的篇幅比较少，可能是因为与《瑶华传》主要强调的是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有关。下面拟从女性诗社产生的时代背景、女性诗人对创办诗社的态度、女诗人的诗评及家长们对诗社的态度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女性诗社产生的时代背景

清代是个文学繁荣昌盛的年代，无论是诗、词、戏曲、小说、古文等，都在清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清代，也是沿袭明朝的制度，以科举取士，因此清代的文人们都饱读诗书，习赋穷经。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文人们饮酒作诗，抚弄风雅。有一些文人们还喜欢聚在一起，吟诗酬唱，一时上蔚为风气。文人们乐此不疲，有的就结成诗社，这些诗社举办各种诗会，在诗会中，诗人们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做出了很多优秀的诗词。与之同时，清代的女才子们也超越了前代，开创了女子之间的诗词酬唱之风。在清代，女子结成诗社的有传为美谈的性灵派的女诗人们，她们之所以能登上文坛，与男性文人一样吟诗酬唱，这与当时的

文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男女平等思想可以说不无关系。当时的性灵派的主将袁枚提倡女子写诗，他竭力批判了“女子不宜为诗”的传统的陈旧观念，为了激励他的女弟子们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还说“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³此说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在当时确实是对女弟子们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性灵派女诗人们的出现，对《红楼梦》和《瑶华传》的作者有无影响并不清楚。但这种女子吟诗酬唱的风气，肯定对作者是有影响的，因为从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来看，《红楼梦》《瑶华传》的作者也和袁枚一样，是极力主张女子作诗的。

在与一部分文人们提倡男女平等的同时，清代又是一个非常注重对女子实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时代。封建伦理纲常将女子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小说中就明显可见，如《红楼梦》中的在第四回中介绍李纨的身世时这样写道：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烈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罢了，却只以纺绩并白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的针黹诵读而已。⁴

其中的《女四书》《烈女传》《贤媛集》都是当时读书女子的启蒙教科书，这李守成的目的也很明确，一是要女儿认识几个字，二是要女儿记住前朝的几个贤女，并以为之榜样。这就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所谓“女教”。而“女子无才便有德”也在大观园的女儿口中说出，如宝钗就说过：“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在第六十四回中，黛玉责备宝玉不该把自己所作的诗拿出来给外人看，宝玉为自己分辨道：

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

宝钗在旁就说：

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的人家姑娘，到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⁵

宝钗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自觉地遵守封建礼教的女性之一。中国女性被传统观念束缚在家庭奴隶的地位上，要绝对地尊崇父权和夫权，社会提倡的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许多女子自己也安于这种地位，宝钗就是她们中的一个。宝钗教训黛玉的一席话说得更为透彻，她说：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勾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宝钗的这段话真可以称之为封建伦理的说教，她不仅说女子不可读杂书，就连那些不遵从封建礼教的男子们都一并骂了进去。再看黛玉，她也从小受到各种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心中虽有所觉醒，但毕竟还是朦朦胧胧的，所以听了宝钗的一席话，居然也“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⁶

二、女诗人们对诗社的态度

这里首先想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述的“女性诗社”，从严密的角度来看，应当说是“以女性为主的诗社”，因为无论是《红楼梦》，还是《瑶华传》，诗社中都有男性参与。《红楼梦》中的诗社成员中有贾宝玉，而《瑶华传》中的诗社成员中有瑶华的四个男子伴读。那么笔者为何在这里要说它是“女性诗社”呢？其一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有着特殊性的人物，在他的眼中，大观园中的所有的年轻女子都是那样的纯净和洁白无瑕，他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心中有着一种莫名的快乐。他对当时的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迫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和不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其二是《瑶华传》中的四个男伴读，因为自幼伴瑶华读书练武，一直在瑶华身边，所以当诗社结成时，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诗社的成员，但他们并没有成为诗社中主要被描写的对象。基于这两点，笔

者以为说它是“女性诗社”也未尝不可。

这一章里主要就《红楼梦》与《瑶华传》中的女子对创办诗社的态度展开论述，以说明在她们内心深处久已蕴藏着这种渴望与男子一样结成诗社、吟诗酬唱的强烈愿望。女性诗社的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的女子们羡慕男性文人们的一种表现，也可以看作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在这两部小说中，这些有文才的女子们，在诗社的活动中，充分地发挥了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以自己所作的诗向社会表明，女子在才智上并不逊于男子，这对倡导女性解放应当说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红楼梦》中，还是在《瑶华传》中，好多女子一听到起诗社，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下先看《红楼梦》中的女子是如何表现的。

在《红楼梦》的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探春想创办诗社，就试着写了几个帖子送到众姐妹处，探春的帖子做得令人感动，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众姐妹的心里话，所以大家收到帖子就都来了。探春的帖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因凭床处默之时，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或树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娣虽不才，窃同叨栖处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此谨奉。

探春的文中倾诉了她对男性文人结成诗社的仰慕之情，宝玉读毕，不觉喜得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⁷就连前面提到的严守妇训的李纨看了帖子后也为之感动，匆匆地赶了来，她也对创办诗社表现出非凡的热情，书中这样写李纨：

李纨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愿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兴起来。”⁸

黛玉听了李纨的话，也许是受到了李纨身上的热情的感染，就说：“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于是大家就开始起号，好不热闹。起完号后，李纨就发言了：

就是这样好。但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各分一件事。……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诗，这些诗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东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若是要推我作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毅，必要再请两

位副社长，就请菱洲、藕榭二位学究来，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人不作，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骥了。”⁹

李纨的提案显然是很有道理，首先是不太会做诗的迎春（菱洲）和惜春（藕榭）都感到得救了，大家也觉得出题限韵和誊录监场也是少不了的工作，于是就都表示赞成。

再看探春，创办诗社是她起的头，可李纨来了以后就要做社长，又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由于李纨说的很有道理，大家都很赞成，当然也包括探春在内。探春作为倡导者，想早日开始活动的迫切心情也可想而知了。具体表现在她在众人同意一个月开两次诗会之后，马上就提出自己要做第一个东道主，领导第一次的诗社活动，书中写她这样说道：“只是原系我起的意，我须得先作个东道主人，方不负我这兴。”听了探春的话，李纨就说“既这样说，明日你就先开一社如何？”可这时的探春连明天也等不及了，她说“明日不如今日，此刻就狠好。你就出题，菱洲限韵，藕榭监场”。而李纨也非常能理解探春此时此刻的心情，也许李纨自己那被压抑很久的内心也在呼唤，因此她二话没说，马上就出题，她说“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¹⁰不用说，这马上就得到了众人的赞成，于是诗社就展开了它的第一次活动，而诗社也因之取名为“海棠社”。

再看史湘云，因为众人起社将她忘了。她责怪众人“作诗也不告诉她，急得了不得”。¹¹到了第二天，就急急地赶了来。宝玉因为在起社时将她忘了，所以一见面“就把始末原由告诉他”，还要把昨天众人作的诗给他看，可李纨等人却说“且别给他诗看，先说与他韵。他后来，先罚他和了诗：若好，便请入社；若不好，还要罚他一个东道再说。”史湘云听了她们的话后，急得不得了，她说“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史湘云的这段话中表现了她要加入诗社的迫切心情，在她的内心深处，渴望与同年龄的女子们交流的欲望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烈，因此她能够提出只要让她入社，就是“扫地焚香”也甘心情愿的要求。书中写“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遂忙告诉他韵”。而此时的史湘云是“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这里先写她“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都是表现她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她还一气作了两首，她在把诗递给众人之前，先笑着说“我却依韵和了两首，好歹我却不知，不过应命而已。”众人听了之后就说“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可看完了诗后，大家都赞叹不已。那两首诗是：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黄昏。

其二

蘅芷阶同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

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赞到了，都说：“这个不枉作了海棠诗，真该要起海棠社了。”

而史湘云也和探春一样，非常急切地想举行诗社的活动，她见众人这样赞扬她，于是就趁机说道：“明日先罚我个东道，就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大家说“这更妙了”。¹²于是第二天就由史湘云做东，开了一次诗会，这就是下一回的螃蟹宴和菊花诗。

再看黛玉，她先是有点自谦，她说：“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上我，我是不敢的。”可宝玉马上说：“这是一件正紧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个话儿。”接着李纨又进门来说了好些令人鼓舞的话，听了宝玉和李纨的话后，她就说：“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¹³这样的表现也不能说是不积极，其实黛玉是很喜欢作诗的，这在书中好多处都有描写，在以后的每次诗社活动中，她作诗作词都不甘落后，而且也确实作了不少首好诗。

至于宝钗，尽管在书中多次写到她说做诗不是女子的本分，还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但在每次诗社活动中也都很积极，起诗社的那天，她就帮着迎春和惜春起了别号。除了作诗之外，她还帮着史湘云策划如何作东，当史湘云提出要做菊花诗时，她又提出“只出题不拘韵”，“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让大家玩得尽兴。此外她还发了不少很有见解的诗论，这将在下一章展开论述。

关于诗社中唯一的男性成员宝玉，本是不应该提到他的，但因为他在创办诗社及各次活动都离不开他，而他也说了好多很有关键性的话，有些话也可以看作是代女子说出来的，所以在此也略作论述。比如在起诗社那一回，他就说“这是一件正紧大事”，宝玉把办诗社作为“正紧大事”来办，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抨击，在他自己，本是讨厌读“四书五经”，不愿涉足官场的，当然把起诗社当作“正紧大事”是不必说的了。可是诗社的成员除了他之外都是姐妹们，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强调的是“妇德”、“女训”，“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却说“这是一件正紧大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封建统治者的大胆的反抗。而他接着说的“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也确实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黛玉可以说是马上就振作精神出主意，宝钗也帮着迎春和惜春起号。

再有在对待起诗社时把史湘云忘了这件事上，可以说最着急的就数宝玉了，他回房后听袭人说起打发宋妈妈与史湘云送东西的事，就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觉心里有见事，只是想不起来，亏你提起来，正要请他去。这诗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后又听宋妈妈说史湘云知道他们起诗社居然把她忘了，因此“急的不了”，他也急得立刻就到贾母处来，“立逼着叫人去接”。因贾母说“今儿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¹⁴他才只得作罢，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也一直是闷闷不乐。

再有菊花诗后的又一次作诗的高潮“螃蟹咏”也是由宝玉掀起的。书中写大家评了一回菊花诗后，又要了热螃蟹，“在大圆桌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着说道“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我已吟成，谁还敢作呢？”¹⁵说完后，他就把自己作好的诗写了出来，引得黛玉和宝钗都不甘示弱，各做了一首，众人称之为“食螃蟹绝唱”。

还有当探春和黛玉说自己作诗是作着玩的，“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若说我们认真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宝玉就马上说她们“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和黛玉听了，又怪他不该把闺中笔墨传到外面去。他就说“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¹⁶前面的那段话是鼓励，后面的这段话虽说没有说出很多道理，但于理却是很通。

总之，大观园中的女子们对创办诗社都显得非常热情，在以后的多次诗会里，他们都诗情澎湃，做出了很多好诗。王蒙曾经指出大观园中的诗是“反映了这些公子小姐们生活的空虚和烦恼”，是他们“活着无所事事”¹⁷的表现。实际上这些诗作并非如此，诗社的宗旨就是“寄兴寓情”，很多诗作都洋溢着女子们的青春活力，她们的诗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向往，也有着她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比如第三十八回中的螃蟹咏。再说她们的结成诗社，吟咏诗词，本身就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一种反抗，也是向“女子不宜为诗”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

《红楼梦》的大观园中的女子也好，《瑶华传》中的女子也好，她们的一生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封闭在闺阁和庭园之中，很少有出游的机会，她们无疑对外面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憧憬，这在《瑶华传》中表现得特别强烈。《瑶华传》中的女性对结成诗社的反应也是非常之热烈。这里想说明的是：《瑶华传》中提出女子结成诗社的并不是女性，而是瑶华的父亲福王。这个福王也非同一般，他不仅对瑶华学武艺十分赞成，也十分重视瑶华在学问方面的教育。他在试了瑶华和几个婢女的文才后，大大赞扬了一番。又在起身离开瑶华时这样吩咐道：“我

这一去，又不知多少年，你在家好生率领着这些子女，习学文武技艺。你们的诗，虽已做得好了，但学问无穷，只靠着家门内几个揣摩，始终不双全。我闻得汴梁一带，能诗者甚多，应该立起一个闺秀诗人社来，彼此均可有益。我且到汴梁，代你做篇征启，遍处传送。凡有闺秀来我庄入社者，都要好好接待，少不得邻近数百里中，翕然都来了。”¹⁸瑶华听了后满口答应。而福王回到宫中后，就请了个饱学先生，“代瑶华口气，做了一篇征诗启，刊刷了整千张，遍送汴城内文武各官。并嘱令转送远近缙绅士庶。这一传，引得这些闺秀，欣慕之心跃跃欲动”。¹⁹

再看来应征的这些闺秀，其中第一响应的是赵三姑，她父亲赵大成是开封府知府，因她排行第三，大家只以三姑称之。“他学名叫鬻衍，表字如也，自幼上学攻书，诗词歌赋无不娴习。赵知府爱如掌珠，必得择一佳婿，故至今还在闺中未字”。²⁰她见了瑶华的征诗启后，就想去瑶华那里会文，可心里又怕父亲不肯，因此就与平时在一起作诗酬唱的两个闺中之友商量。这两个闺中之友，一个学名叫杨静妹，表字贞山，是个寡居。她的哥哥是祥符县典史。另一个叫李素涛，表字扬清，是本地缙绅李御史之女。三姑随父到任，也没有诗伴，千方百计才请得她们两个作为诗友，彼此之间往还唱和，遂成了莫逆之交。其中杨贞山年龄最大，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到。三姑说出想去应征的意思之后，她自然是十分赞成，不用说她自己也是非常想去应征的了。她马上就出主意，建议先让自己的哥哥去劝说赵知府，因为只要赵知府点头了，那就什么事都好办了。贞山回去后，就对他哥哥说赵小姐的意思，他哥哥杨典史也很是赞成，且马上去赵知府那里游说，在他的劝说下，赵知府也终于点头答应了。

再看杨贞山，按封建的伦理观念，她作为一个寡妇，理应好好呆在家里，为丈夫守节才是，可她却与三姑她们结为诗友，经常酬唱往来。这还不说，她一听说三姑要去应征，马上就积极地出谋划策，也正是在她的积极筹划之下，这次才能够得以应征。书中写瑶华在与三姑她们初次见面时，“细看杨贞山，年纪约莫三十五六，生得面如鹅卵，两道修眉，十分清秀，两颊腮有几点微麻，略嫌口阔齿露，穿着一身缟素”。于是就问她：“杨姐姐的服色是何人的？”她回答说：“小妹已是未亡人，故屏除艳服。”可见她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也是很清楚的，但她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着自己，她可以不穿鲜艳色彩的服装，但她不能缺少诗友。她追求的是更为广阔的天地——诗社，在诗社里她可以结交很多新朋友，也可以在这些新朋友的面前充分地显露自己的才华，又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这时三姑在旁边说“我们杨家姐姐是个大能人，可惜只身了”。²¹这里说的“大能人”该是有两层意思吧，一层是杨贞山非常能干，能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还有一层就是她的诗才非常好。

再看李扬清，书中写她较之三姑与贞山是少了一些，但写出来的地方却是有着一定的

含意。如在写与瑶华初次相见时，她与贞山各自通了名姓后，瑶华就邀请她们三人坐下，“瑶华坐了主位，自有婢女送茶，又令分送茶果。赵三姑见有两个桂园结在一处，悄地取来递与李扬清，扬清知道取笑他，把赵三姑毒看了一眼，瑶华不知，便来问扬清，赵三姑忽然笑将起来”，²³原来扬清是“结缡才弥月”，²³这次是回娘家，就被三姑她们拉了过来。新婚燕尔，本该是急着回到夫君那里，共享新婚之乐的，可她却跟着三姑和贞山来应征，其内心渴望加入诗社，与大家一起做诗的心情也是不言而喻。

再看赵三姑、杨贞山、李扬清三人的做诗热情。书中写她们一行三人，兴冲冲地来到了藩王的府中。瑶华自然是热情接待，而三姑她们作为诗客，也自是十分谦逊，她们三人铺下红毯，一定“要请郡主上坐参谒，瑶华再三推逊半日，才分宾主行礼坐下”。喝完茶后，三姑就开口道：“方才家君备有些薄礼，不堪之至，要请郡主收下。”瑶华谢了，三姑又说：“还有一首拙作，在果盒之内，郡主可肯赐教？”从这里可以看出三姑急于要展露自己诗才的迫切心情。瑶华也能领会她的意思，于是在说了：“却未捧读”之后，就“即令素兰进去，取出展开，朗诵道：

汴京捧诵征诗启，引得诗人特地来。

我愿驱驰亲色笑，谁云毕竟是诗才。”

瑶华读了以后称赞不已。又看到后边写着“云间如也女史赵鬢衍草稿”，就说：“尊名尊号甚为别致，自是大家规模。”受了夸奖，三姑更是来劲了。在瑶华问“这二位的大名还未请教”时，她就说“小妹早对这两位姐姐说，你们也各做一首，不必定要好诗，无非通个名姓，免临时动问，又耽搁了多少功夫。”²⁴

再有书中写吃完饭后，瑶华带了她们三位诗客去闲耍了一会后，又回到了无碍子那里，无碍子忙让了坐，送了茶。这时三姑又耐不住了，她说：“如此日长无事，我们何不请师父出几个题目去做诗罢。”她提起了头，也是正中了大家的心怀，“大家都说很好”。而无碍子也谦逊地说：“出题两字却不敢当，方才无事，照着一本书上，誊了几十个题目在仁知轩，伺候小姐们消遣。”再看贞山，她和大家一块来到了仁知轩，“已见色色齐备，有一个雕漆盘内，堆着一盘纸卷儿”。这时贞山就开始活跃起来，她说：“大约这就是题目了，请各位拈一拈就定，不准更改。”²⁵依然是以领袖的身分自居，一点也不客气。大家拈完后就将题目单子贴在壁上，各人正要构思，瑶华问：“我们今日做个什么体格好？”又是贞山提议说：“不拘体格，随各人的意思。”结果这次遭到了三姑的反对，三姑的意见是“若不拘体格，写来不好看，我们总有几天打搅，不如分目，分体的做罢。”李扬清也马上附和说：“狠使得。今日先做七截句如何？”于是大家都说好。这时“已见贞山握笔打稿了”，她“又向众人道：‘众位不要笑，先

献丑了。’众人都来看看，写的是：

剩此苦心任折磨，不嫌辛苦费吟哦。

殷勤为访天潢女，写出诗篇请正讹。

瑶华等看了，各各赞其敏捷妥当。”²⁶这里一是写贞山的才思敏捷，二是写她急于要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诗才。贞山无论在何处，只要是谈到做诗，她就非常有主见，她在周小姐家也是如此。书中写早上大家起来后，一同用了早餐，就各拟题做诗。周文鸾道：“我也叫他们做下题目阉子在这里，各人拈了就是。”贞山却说：“且慢，先拟了体格再拈。”周彩鸾说：“我只会做绝句，余外都不能。”瑶华就说：“既然不能，各做各的体式，到也便易。”可贞山还是不放过，她说：“若如此，先要自认做什么体式，然后拈题。”这次三姑没有反对，而是说：“也使得。我就认五古。”²⁷贞山就是这样，到了做诗时就十分自觉，可以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诗社的活动中。

再看李扬清，她虽不像贞山那样处处出头，但在关键时刻却是非常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像上述的赞同三姑的看法一事就是如此。她做诗的热情也不亚于贞山和三姑，如在应征当天的诗会上，贞山的才思最为敏捷，别人刚开始思考时，她已经做好了，接着是瑶华，瑶华的以后是三姑，三姑的诗是：

“渴忆容光日九回，等闲避得故人来。

情怀一种惺惺惜，不到仙源誓不回。

众人亦都赞道：‘扣得题目住，真好格律。’李扬清就说了：“你们各位的题目都称心，怎么我就拈着了这个题目，只得也要呈丑。”她的诗是：

籍籍仙名响大镛，此行岂敢效疏慵。

蟾宫得识嫦娥面，不怨吴侬谢个侬。

因扬清拈着的题目是《个侬》，确实是个很难做的诗题，但她的这首诗却是出手不凡，做得非常之好。书中写大家看了诗后，“众人各各大赞”，²⁸也足可见出她的诗才。有的时候她也会出出主意什么的，如三姑说要“还卷一张送教授去看，不知看了来没有？”瑶华就说：“我听见令史们传来的说，说这四个教授，还在那里你谦我让的推逊，不晓得几时才定哩？”扬清就说：“省得他们推逊，今日周姐姐又来，我们大家努力，再赶三日的会稿去，使他们各看一张，就没得谦让了。”这也不能不说是个好主意吧，所以瑶华马上就说：“李家姐姐说得不错。”

29

再看另一位来会文的，那是周皇亲家的二小姐，初次见面，瑶华与她叙起来，却是同辈。周小姐学名文鸾，表字仙翰，长瑶华两岁。瑶华又对她说：“你今日来入会很好，我这里

已有三位先来了，请到那边园里坐罢。”然后就带她去仁知轩与各位拜见，彼此之间情投意和。文鸾也是迫不及待地问“昨日做的什么诗题？”“瑶华指着壁上道：‘就是这个。’文鸾抬头见东壁贴着一张描金诗笺，近前看是：艺圃仁知轩分题会稿”，³⁰她看了后是赞不绝口，于是又引出了一场诗会。这次做诗，文鸾拈着的题目是《蝶恋花》，大家都说这个题目有趣。她做的诗是：

蝶恋花（得痴字） 仙翰女史周文鸾

恋花心性本来痴，幻作花身却自知。艳艳舞衣芳贴树，蘼蘼庄梦觉粘枝。

蜂媒休再当前引，狎友难教隔世为。试看昼长慵凑拍，轻狂全不似当时。³¹

后来无碍子评这首诗说：“周小姐，你这首诗为题目捆缚住了，不得不如此做法，但太克己了。我们女人做诗，遇着此等题目，宜在题外设想，总不落小家气局。然而题面也还擒得住，腰联的心思用得很好。”可见文鸾也是一位才女。文鸾在瑶华处见了这么多诗友，兴奋得不得了，就想把妹妹周彩鸾也拉过来，在吃晚饭时，她对大家说：“小妹家还有个舍妹，也能诌两句，难遇着各位姐姐在此，也教他来见见各位的大才。”瑶华就说：“既如此，明日我这里打轿去接。”文鸾说：“岂敢有劳，我带有家人在此，只消将今日的诗抄回去，明日飞也似的来了。”³²这句话也说出了彩鸾对诗社的向往之情。

再看彩鸾，她看了诗后并没有像文鸾说的那样飞也似的来了，而是让家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中写了她“捧读各位姊氏诗章，钦佩之余，更深艳羡忆”。“恨不肋生两翅，飞越来前”，可是因为发痧，不能前来，所以只能待病愈之后，请大家来周府开诗会。这样“既可俯遂倾慕之渴思，亦冀再整文坛之旗鼓”。她还说“妹虽逊陈思王成章于七步，却有谢道韞咏絮之全才。社中有却，是必畏妹拔帜攀旗也”。大家读完信后，瑶华笑着对文鸾说：“令妹诗才必大高，我实恐惧。”彩鸾的信中洋溢着少女对诗社的热情，她要设宴招待大家，是表现了她对各位女诗人的爱慕之心，她非常急切地想请大家到她家来开诗会，所以才这样写的。文鸾就这样替她解释道：“此是舍妹激将之法，各位姊姊休要认真。”³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瑶华传》中来应征的女子们，对加入诗社是非常之热情，她们完全是以自己的意识来应征，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诗社的活动中来。她们将那些封建的伦理纲常可以说是置之不理，杨贞山是个寡居，李扬清和周文鸾都是结了婚的，但她们都毫无顾忌，她们在和众姐妹的交往中，除了告知自己已经结了婚之外，绝口不提丈夫的事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女性的独立精神。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瑶华传》中的女诗人们已经从家里走了出来，这较之《红楼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本身就是一种对向封闭、窒息她们的生活和心灵的封建

伦理纲常的一种挑战。从这点上说,《瑶华传》的作者已经开始提倡女子从自己的家庭走了出来。

三, 女性诗人的诗评

《红楼梦》和《瑶华传》中的女诗人们除了做诗之外,还评诗,而且有许多诗论还非常精彩,有很深刻的内涵。《红楼梦》中的李纨虽不擅长做诗,但在评诗方面却是很有高见。而宝钗呢,诗又做得好,诗评又是非常出色,具有很多独到之处。《瑶华传》中的无碍子也很善于评诗。下面就两部作品中的有关这方面的描写展开论述。

先看《红楼梦》中的诗评,在第一次诗会上,大家看了黛玉的诗后不由得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都认为应以这首为上,可李纨却不同意,她有她的诗论,她这样评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她的评论也确实是很有见地,于是马上就得到了探春的赞成,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³⁴在菊花诗会上,又是李纨发表了高论,她这样评道:“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黛玉听了,不由自谦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李纨就说:“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³⁵像这样的诗评都是很有道理的,可见李纨于做诗也并非不精通,要不然就说不出一语中的的评语了。

再看宝钗,她的诗论可以说是非常之出色,决不亚于那些有名的男性诗歌评论家,她的第一次发表诗论,是在帮史湘云出谋划策办菊花诗会时有感而发的。她对湘云说:

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子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³⁶

这样的诗论无疑是属于上乘的,能作这样深刻而又有独到见地的诗论,除了对古人的诗非常熟悉以外,还需要有很深厚的诗的功底。在清代,韵对于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韵除了声律之外,还包含着诗的其他审美要素,如“志”、“情”、“象”、“境”、“神”等。宝钗的“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子气”。可以说是道中了要害,因为很险的韵往往会将诗束缚住,只注意诗的声音之美,而忽视了其他,这样的诗就会有大的局限,无法很好地表现诗人的情怀,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深远的意境和有天然之神韵了。宝钗提出的“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是深得做诗之奥妙,立意一新,做诗时用的词也自然新了,做出

来的诗也自然和别人不一样，如果再发挥得好一点的话，就是人人爱读的好诗了，这就是她的诗论的精华所在。

宝钗还有一处的诗论可以说是上述诗论的延伸，那是在她看了黛玉的咏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的五首美人诗后，就评道：

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³⁷

宝钗在这里强调的也是立意新奇，要善于翻古人之意。看宝钗的诗评，就觉得她见多识广，读过的书非常之多，这也是她与大观园中的众姐妹的不同之处，她的诗评的精湛之处也来源于这。她自己也说：

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³⁸

再看《瑶华传》中的无碍子评诗，前面已经提到过，‘瑶华及八个子女做的匾联，无碍子看了后都做了评定。三姑她们及周文鸾来庄后开的第二次诗会时做的诗，无碍子读了以后也给她们做了评语，她这样说道：

杨小姐毕竟是老手，腰联做得道劲，通体俱称熨贴，且与昨日所作七截笔气相同，并无出入，就这功夫也不浅了。赵小姐这首结得好，中间也还平稳，较之昨日所作，似乎欠些。李小姐的腰联特胜，结得太松了，昨日所作因题不趁手，故觉今日的稍胜。从这些评论看来，无碍子评诗评得很细，这也说明她治学比较严谨，同时也可见出她于诗词是有很深的造诣的。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无碍子认为女子做诗要有自己的风格，这风格就是不要过于克己，不落小家气局，要放得开。这主要表现在无碍子评周小姐的诗时所说的那段话里，她说道：

周小姐，你这首诗为题目捆缚住了，不得不如此做法，但太克己了。我们女人做诗，遇着此等题目，宜在题外设想，总不落小家气局。然而题面也还擒得住，腰联的心思用得很好。

无碍子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女人做诗要有自己的特点，她充分认识到女子由于生活的天地比

较狭窄，所以在遇到受限制比较多的诗题时，往往会被题目捆绑住，因此她指出，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应该在题外设想，这样才能做出好诗。这段话与她在书中强调的女子与男子一样似乎有所冲突，特别是在评素兰的诗时，她说素兰的诗不是女子口气，这就与她在书中的其他表现有着根本的不同。她是这样说的：

素兰这首远不如昨日的出色，“金盘承露檀心小”，这句更不是女子口气，下回都要留心，结句也还可以。³⁹

从这里可以看出，无碍子反对女子做诗有男人的气概，在她看来，女子做诗就要有女子的口气，但又不能过于拘束，但一旦超出了女子做诗的范畴，就不应该了。这也许不是无碍子作为个人的一种见解，可能是当时对女子做诗的一种规定也不一定。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红楼梦》和《瑶华传》中的女诗人们所做的诗评都有着相当高的水平，从诗社活动的整体上来看，诗评也是展开诗社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了诗评的诗会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诗会，也才是不亚于男性诗人的诗会。

四，家长们对诗社的态度

《红楼梦》和《瑶华传》中的诗社之所以能够存在，这与家长们的态度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一章里想主要谈谈家长们对女子做诗及诗社所持的态度。

在《红楼梦》中，诗社办在大观园中，也就是说办在贾府里面。有的学者对贾府是这样评价的：“贾府的这个‘富而好礼’之族又是以封建宗法统治为其法宝的，它虽则给大观园里大人们以锦衣玉食，却不准他们‘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而只准他们‘各安其位，各操其职’。正因如此，所以“呈现于作者笔端的那些贾母们按纲常名教精心筑就的王道乐土，同时也就成为一座禁锢青年们肉体 and 灵魂的黑暗王国，而觉醒者要求自由的呐喊则声声可闻”。⁴⁰这段评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对诗社的存在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而贾母在实际生活中也并不是处处都是封建纲常名教的化身，在荣宁二府中，贾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连严格管教子女的贾政在贾母面前也是唯唯诺诺，不敢有所反抗。贾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诗社成员的保护者。从贾母对女子做诗的态度来看，贾母并不象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而是比较开放。书中没有直接写出贾母对办诗社的赞成，但写她对大观园中的女子们作诗，还是很支持的。平时她也喜欢叫这些女孩子作画作诗的，比方说，贾母带刘姥姥进大观园，在沁芳亭子上，贾母问刘姥姥：“这园子好不好？”那刘姥姥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

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得好处。”贾母听说，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他就会画。等明儿叫他画一张如何？”⁴¹正是因为贾母平时对女孩子们的作诗作画也一直是非常赞成，并引以为自豪，所以每次开诗会众人也总请老太太来。史湘云的菊花诗会，也是请老太太和姨娘赏桂花吃螃蟹，只是不提诗社的事。再如在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合，情哥哥偏寻根究底”中，探春问宝玉：

“昨日扰了史大妹妹，咱们回去商议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作陪呢。等着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再请不迟。”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兴。”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不如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⁴²有的时候，贾母也会从好玩的角度出发，认为作诗“不如作些灯谜，大家正月里好顽的”。⁴³其实这灯谜也是诗，就看众人作的灯谜，如“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是山涛。因开始李纨她们作的都是《四书》及人名，宝钗就说“这些虽好，不和老太太的意思，不如作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众人都道：“也要作些浅近的俗物才是。”湘云就笑着说：“我编了一枝《点绛唇》，恰是俗物，你们猜猜。”说着便念道：

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

这是打一个剃了尾巴的耍的猴子。再看宝钗的，是一首诗：

缕檀铍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

接着宝玉和黛玉作的也是七言诗。宝琴作的是十首怀古的诗，她说：“我从小儿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我今拣了十个地方的古迹，作了十首怀古的诗。诗虽粗鄙，却怀往事，又暗喻俗物十件，姐姐们请猜一猜。”从众人的谈论中可以看出贾母也喜欢诗，只是她喜欢的是一些浅显易懂的诗和灯谜。

而宝玉建议的请老太太赏雪的“芦雪庵诗会”，也因贾母的参加而增色不少。书中写白雪红梅融为一体，使诗人们的诗兴大发。而老太太见宝琴站在粉妆银砌的山坡上，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就赞这人和这景比仇十洲的《艳雪图》更美。到了第二天，贾母又亲自嘱咐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画下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罢了。第一要紧把昨日琴儿和丫头、梅花，照模照样，一笔别错，快快添上。”“实在是个很有趣的老祖宗。

还有在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中，贾母在黛玉进荣国府的第一顿晚饭时，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

“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⁴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老太太也是很随和的，在那个时代，女子读了书也没有什么大用处，但是识几个字，做做诗，写写景，抒发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她觉得也是应该的。所以她始终是站在大观园的儿女们的立场上，和他们一起共享这吟诗作画的快乐。

再看贾府的财政大臣凤姐的态度，因为办诗社需要资金，这钱无疑只能从财政大臣的口袋里掏出了，于是探春就提出要让凤姐当监社御史，这样凤姐就不得不掏腰包了。书中探春对凤姐这样说道：“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众人脸软，所以就乱了。我想必得你去作个监社御史，铁面无私才好。”凤姐笑道：“我又不会作什么‘湿’的‘干’的，要我吃东西不成？”探春回说道：“你虽不会作，也不要你作。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该怎么罚他就是了。”凤姐听了后笑着说道：“你们别哄我！我猜着了：那里是请我作监社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进铜钱的铜商！你们弄什么社，必是要轮流作东道的。你们的月钱不敷花了，想出这个法子来拗了我去，好和我要钱。可是这个主意？”由于凤姐的话一语道破了天机，把众人都说得笑了起来。当然凤姐也有她的难处，此时宁荣二府的财政已是入不敷出，要在这财政赤字上再挤出点钱来给诗社用，也实在是并非易事，但她还是答应了。当李纨笑着问她：“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把他会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诗社你到底管不管？”她也笑着回答道：“这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儿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作会社东道。过后几天，我又不作诗作文，只不过是个人罢了。‘监察’也罢，不‘监察’也罢，有了钱了，你们还撵出我来？”⁴⁶

因为实际上书中所描写的凤姐，于诗文也实在是不会，她和大观园中的别的女子不同，不是在诗书的熏陶下长大的，她只是认识一些字。但她很聪明也很能干，尤其是在理财这一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她于诗文也确实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们可以说，凤姐在总体上对诗社还是持一种支持的态度，尽管她不会作诗，也对诗没有任何兴趣，但她还是在经济上给予了诗社很大的支持。再者凤姐尽管说自己不会作诗，但真的入了社，她也很认真，在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紧接着前一回中的题目已是出好了，是“即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萧韵”，可“后面尚未列次序”。李纨道：“我不大会作诗，我只起三句罢，然后谁先得了谁先联。”可宝钗提出要“到底分个次序”，于是在这回中，由宝钗写出来后，令众人拈阄为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后按次各各开出”，可凤姐见了后就说：

“既是这样说，我也说一句在上头。”众人都笑说道：“更妙了！”宝钗并将稻香老农之上补了一个‘凤’字，李纨又将题目讲与他听。凤姐儿想了半日，笑道：“你们

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下剩的我就知道了。”众人都笑道：“越是粗话越好，你说了只管干正事去罢。”凤姐儿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可使得？”众人听了，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就是这句为首，稻香老农快写上续下去。”⁴⁷

从这里可见出凤姐也有凤姐的纯真之处，她确实是不会作诗，但既挂了个名，她也想多少作一点。由于平素没有这方面的修养，所以想了半天，而想出来的这句诗就连凤姐自己也觉得太粗了，因此在未说前，先与众人打了个招呼。

再有就是关于贾政的态度，书中通过林黛玉之口，略微表现了一些，这位被称为封建纲常名教的卫道士，在对女子做诗的态度上，居然也并不反对。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馆联诗悲寂寞”中，黛玉与湘云两人在联句时谈到了凸碧堂和凹晶馆这两个轩馆之名中的‘凸’、‘凹’两字时，湘云说“只是这两个俗字念作‘洼’、‘拱’二音，便说俗了，不大见用，只陆放翁用了一个‘凹’字，说‘古砚微凹聚墨多’，还有人批他俗，岂不可笑！”林黛玉就说：“也不只放翁才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赋》、东方朔《神异经》，以至《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不可胜举。只是今人不知，误作俗字用了。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因那年试宝玉，因他拟了几处，也有存的，也有删改的，也有尚未拟的。这是后来我们大家把这没有名色的也都拟出来了，注了出处，写了这房屋的坐落，一并带进去与大姐姐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舅舅瞧过。谁知舅舅到喜欢起来，又说：‘早知这样，那日该就叫他姊妹一并拟了，岂不有趣！’所以凡我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馆去看看。”⁴⁸这里的舅舅就是贾政，从这里可以看出，贾政见到众女子这样有才，反而觉得自己竟然一点也不知道，真的有点对不起她们，所以就这样说了，也算是对她们的一种勉励吧。当然其中也有其特殊原因，那是因为元春已是王妃的身份，且她对众姐妹的做诗又是特别赞成，所以贾政见大观园中的女子们这样爱做诗，也觉得很高兴。因此，我们可以说贾政对众女子的做诗也是表示赞成的。

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这就是元春。再看元春省亲一节，在第十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助情人林黛玉传诗”中，说起“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⁴⁹可见元春于诗书是独有所钟的。书中写元春到了大观园就亲自提笔为之题匾额和诗，书中这样写道：

元妃乃命传笔砚伺候，亲搦湘管，择其几处最喜者赐名。按其书云：

“顾恩思义”匾额

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

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荣恩。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

“大观园”园之名

“有凤来仪”赐名曰“潇湘馆”

“红香绿叶”改作“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园”

“蘅芷清芬”赐名曰“蘅芜苑”

“杏帘在望”赐名曰“浣葛山庄”

正楼曰“大观楼”，东面飞楼曰“缀锦阁”，西面斜楼曰“寒芳阁”；更有“蓼风轩”、“藕香榭”、“紫菱洲”、“荇叶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阁十数个，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芦夜雪”等名，……又命旧有匾联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题一绝云：

衡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功夫筑始成。

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

从这些匾额和诗中可以看到元春是很有才华的，她作为王妃被禁锢在宫中，内心世界是非常寂寞的，这次省亲能与父母弟妹、祖母和众亲戚相见，也是对她心灵的一种慰藉。而题匾额和诗又使她久被封闭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次解放的机会，这些匾额和诗中既有着她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有着对自己家中的无限眷恋。元春也是在封建伦理纲常的熏陶下长大的，她自己也是女子，但她却非常爱做诗，这次她不仅自己题了匾额和诗，还让妹妹们也各做一首。书中写元妃题完匾额和诗后：

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妹辈亦各题一匾一诗，随才之长短，亦暂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缚。”⁵⁰众姐妹作完诗之后，元春看了以后，“赞赏一番”，又笑着说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⁵¹对宝钗和黛玉的诗大大赞扬了一番，这对她们也是一种鼓励。贾妃给宝钗、黛玉诸姊妹的赐物是“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铤二对。宝玉亦同此”。⁵²元春的种种举动都表明了 she 想要众弟妹能在这大观园里做诗作画，自由自在地生活。

综上所述，贾府的几个管理着大观园中的女子们的家长，对女子做诗并不反对，相反有时还鼓励他们做诗，所以大观园中的诗会一次比一次开得兴盛。

再看《瑶华传》中的家长们对诗社的态度，前面已经提到过，是瑶华的父亲福王提出要创办诗社的。

再看来应征的这些闺秀的家庭对女子结成诗社的反应。赵三姑的父亲赵知府，在杨典史来他这里游说时，他并没有马上答应让三姑去应征。书中写杨典史先是转弯抹角地问赵知府

说：“前日藩王送了些征诗启，其意要延请闺秀与其郡主唱和，不知有人去否？”赵知府回说：“藩王的意思自然如此，我闻得这位郡主，才情大好，等闲的闺秀不敢去，若大有名的又不屑去，看来去的也少。”这时杨典史就说：“卑职听得外边人说，藩王早知宪台有位千金能诗，所以特有此举。”赵知府听了之后就这样答道：“小女恐还不能与郡主唱和，且没有伴，一人也不便去。”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推托之词。一直到最后杨典史说：“如千金肯去，舍妹常在宪署伴读，自当陪奉。一行还有李缙绅之令爱，亦是常相往来。三人同去也不寂寞了。”赵知府这时已找不出借口，就只得答应说：“幸喜藩王出征去了，可令小女前去一走，就烦足下代为料理，一两日内起身便了。”⁵³从这里可以看出赵知府是在想方设法阻止三姑去应征，但赵知府并不反对三姑做诗，三姑自小就能上学攻书，学习诗词歌赋，显然也都是赵知府的主张。而这次他为什么不愿让三姑去应征，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福王是个好色之徒，名声非常不好，书中在福王出场时这样写道：

这福王是万历皇帝之子，名常洵，久已分藩在河南省分。因其不理政事，日惟酒色是娱，故不令至汴。“此人身虽帝胄，实同下愚，秉性奢侈，耽于酒色，嫔妃满前，犹不足意，每于民间拣选美色，不从者辄破人产业。这些百姓，人人痛恨，因他身子肥胖，称之为猪王，奈他是个藩王，只得含忍。”⁵⁴

所以赵知府不愿把自己的爱女往虎口里送。幸好福王出征去了，不在王府，要不然赵知府是绝不会让三姑去应征的。

再看杨贞山的哥哥杨典史，贞山寡居后就跟着哥哥来到任上，杨典史对妹妹的管束也是非常宽松，因此贞山能与三姑和扬清结成诗友，往来酬唱。三姑想去应征，又怕父亲不答应，贞山就请她哥哥去说服赵知府，杨典史也是一听就答应了。而在赵知府那里劝说时也表现出一股韧劲，千方百计地说服赵知府，让贞山和三姑她们能去应征。

再看福王，他虽依仗着自己是皇族，无恶不作，但在对女子受教育，学做诗词，以及学武艺等方面都十分重视，而且一点也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书中写福王在瑶华生下时，十分高兴。当时瑶华的母亲韩氏对福王这样说道：“于十一月十二日半夜，将临盆时，见有白光一道，直射窗棂，产下来可惜是个女的。”福王听了就说道：“男女一般，有何分别。”⁵⁵作为封建统治者的一员，在当时能有这种认识，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再看瑶华的师傅无碍子，她作为一个仙人，要教瑶华学到文武全材。因此瑶华与身边的八个伴读的子女，自幼就跟随无碍子学习武艺和读书识字。瑶华的母亲韩氏有点担心，怕孩子们一时学不了这么多。无碍子就说道：“凡人幼小时，心灵机巧，何事不可学。我每见人家父母，过于姑息，遂令子弟废时失学，确实可惜。故我不留余地，尽情教导，使他们大来

成个伟器，岂不更好。”⁵⁶这就是无碍子的教育方针，以后的十几年里，她就按着自己定下的方针行事。韩氏死后，瑶华及子女们因丧服在身，有些事不能干，无碍子就对他们说：“你们现俱丧服在身，他事都不能干，与琴棋书画四项，于读书习武之暇，可就各人性之所好，练习一艺，即可消遣，又可开豁性灵。”⁵⁷于是各人又学会了琴棋书画中的一样。

对于创办诗社，无碍子也是积极帮着筹备，在第十一回中，因前一回中福王已代瑶华发了征诗启，无碍子就于守门宫女和太监内各拨出两名，在上房打扫值宿。“凡有会诗文的闺秀来庄，俱令接待伺候”。她又觉得瑶华他们做诗文的功底不深，且会诗文的闺秀们做的诗，也要有有关方面的权威评定才是，于是“又传知令史，访请能诗的教读四人，就佃户租剩的空房内，设立义学四处，许各佃户的子弟，在内读书，兼看郡主们所做诗文，定其可否。如有闺秀来庄会文，听其评定甲乙列榜”。⁵⁸对来会诗的闺秀，她都以礼待之，并向她们说明征诗的理由，书中写无碍子对三姑她们这样说道“难得三位到来，王爷因小徒未有广见，故有征诗之举，其实所学甚浅。”⁵⁹

以后为了诗社的活动能得以顺利进行，她又做了很多工作，如三姑来应征时，将自己的诗作给瑶华看，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号，瑶华看了后只是称赞这名号的高雅。其实这时瑶华他们都没有名号，无碍子的心就很细，赶紧悄悄地给八个伴读的子女题了名号，题完了后又将瑶华也题了“璇宫”两字做了别号，然后悄令张其德交令史去刻各人的图章，并一再叮嘱，下午必定要的。

无碍子还想方设法鼓励大家做诗和匾额，如花园完工后，她就令婢女找出园图，叫瑶华和八个子女在“应须安设匾对之处，就各人意思拟出”，然后再“送来定夺”。那些婢女小厮听见，各要夸能，促着瑶华领头构拟。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很好的气氛。瑶华他们题好的匾对，无碍子又逐个看了以后评点，书中写她评柳枝的匾对道：“你的用笔，将来要成滑调了，须要更改才好。”对其他各人的则说：“也不必改，各人意中嫌不好，自家再斟酌。你们这九个人所题，最切当又双关的只有三联：第一算郁李的五言，第二算瑶华的牡丹台，第三算荷香楼上这一联。此外拘泥的太拘泥，疏落的太疏落，与园亭两字总少关会。”⁶⁰在她的指导和鼓励下，大家做诗做匾对的兴趣是越来越高。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红楼梦》和《瑶华传》中的女性诗社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能顺利地开展下去，与家长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这里的家长主要是指男性家长而言，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像贾母和凤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代表着男性社会的利益者，所以也将她们归在家长一类。至于无碍子，她是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她在书中可以说是代替瑶华的父行家长之事，瑶华的教育是由她全面负责责任，就是办诗社，所有的具体事务

也都由她一手操办。只是她本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参与了诗社的活动，如给第一次诗会出题，还有做诗评等等，这样一来，说她是诗社的主持人也未尝不可，所以说她是一身兼二职。小论中也将她在两方面的作用分别做了论述，也就是说她既可以作为家长的一员，也可以作为诗社的一员。家长们对女性诗社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部分男性文人对女性也有卓越的才华的认可，以及认为女性也应该与男性一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的想法。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诗社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女子们的自身要求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男性文人的支持。《红楼梦》和《瑶华传》的作者之所以在书中描写女性诗社的结成及诗社的活动，也是作者本人对女子做诗的一种提倡。因此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女性诗社的成员的家长，都对创办诗社，表现出支持。《红楼梦》和《瑶华传》的作者代表了一部分进步文人的思想，他们描写女性诗社一方面是反映了当时蔚然成风的女子之间的诗词酬唱和结成诗社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想通过小说使之成为美谈，进一步提倡这种风气。再者《红楼梦》和《瑶华传》中的有关女性诗社的描写，由于表现了女性诗人渴望像男子一样，能拥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诗社，也就是说渴望能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提倡女性解放的一种标志。在开展诗社活动中，所有的女子们都表现出从来未有过的热情和兴趣，她们在做诗和评诗中所表现出的青春活力和高涨的热情，使小说也为之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这就是在得到了自由的女性身上，有着不可思议的才能和潜力。读者们在看了这些活动后，也一定都不得不承认她们是优秀的诗人和诗词评论家，男性的读者们对女性解放也能予以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女性的读者们则能有所觉醒，这样对整个社会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笔者以为这就是《红楼梦》和《瑶华传》中的女性诗社结成的描写的意义所在吧。

¹ 本文所引用的是黄霖校注的“脂砚斋评《红楼梦》”（齐鲁书社，1994年7月）。以下引文出处的注中略为“《红楼梦》”。

*集中在在一起的几段引文如果是出自同一页的话，注就放在最后一段引文的后面。

² 《瑶华传》，全书四十二回，成书于清代的嘉庆初年（1804年）。作者丁秉仁，字香城，苏州人。本文所引用的是袁建校点的《瑶华传》（辽沈书社，《中国神怪小说大系》1992年3月）。以下引文出处的注中略为“《瑶华传》”。

-
- 3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
- 4 《红楼梦》71页。
- 5 《红楼梦》1012页。
- 6 《红楼梦》686页。
- 7 《红楼梦》607页。
- 8 《红楼梦》608页。
- 9 《红楼梦》610页。
- 10 《红楼梦》611页。
- 11 《红楼梦》619页。
- 12 《红楼梦》620-621页。
- 13 《红楼梦》608-609页。
- 14 《红楼梦》619页。
- 15 《红楼梦》635页。
- 16 《红楼梦》771-772页。
- 17 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 1991年) 134页。
- 18 《瑶华传》93页。
- 19 《瑶华传》94页。
- 20 《瑶华传》104页。
- 21 《瑶华传》106页。
- 22 《瑶华传》106页。
- 23 《瑶华传》105页。
- 24 《瑶华传》105页。
- 25 《瑶华传》109页。
- 26 《瑶华传》110页。
- 27 《瑶华传》137页。
- 28 《瑶华传》110页。
- 29 《瑶华传》116页。
- 30 《瑶华传》115页。
- 31 《瑶华传》118页。
- 32 《瑶华传》119页。
- 33 《瑶华传》126页。
- 34 《红楼梦》614页。
- 35 《红楼梦》634页。
- 36 《红楼梦》623页。
- 37 《红楼梦》1013页。
- 38 《红楼梦》686页。
- 39 《瑶华传》119页。
- 40 张锦池《〈究竟是人间喜剧, 还是时代悲剧——〈红楼梦〉与金瓶梅审美观念的比较研究——〉》(《求是学刊》1998年第五期) 77页。

-
- 41 《红楼梦》651页。
 - 42 《红楼梦》645-646页。
 - 43 《红楼梦》799页。
 - 44 《红楼梦》803-804页。
 - 45 《红楼梦》61页。
 - 46 《红楼梦》721-724页。
 - 47 《红楼梦》789-791页。
 - 48 《红楼梦》1188-1189页。
 - 49 《红楼梦》303页。
 - 50 《红楼梦》307-308页。
 - 51 《红楼梦》310页。
 - 52 《红楼梦》315页。
 - 53 《瑶华传》105页。
 - 54 《瑶华传》15页。
 - 55 《瑶华传》18页。
 - 56 《瑶华传》49页。
 - 57 《瑶华传》58页。
 - 58 《瑶华传》96页。
 - 59 《瑶华传》108页。
 - 60 《瑶华传》99页。